



公鸡自乡下来

■ 廖静仁（湖南）

这是一只漂亮的公鸡。红红的鸡冠如燃烧的火炬，油亮羽毛似彩色的霓裳，两条修长的腿就像两根镀铜的小柱子。它或前行或后退、稳稳扎扎，好一副气宇轩昂，阳光十足的模样。

我仍记得老家修建新居架房梁时，乡人手擎公鸡赞梁的口号：“赞梁赞梁，贺喜老板建华堂。此梁来自昆仑山，此鸡乃是玉帝养。”乡下人对公鸡的赞誉是颇有传统的，即使在赞梁时也不会放过对公鸡的赞美。是的，这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公鸡，是我和妻子回乡下老家时，岳母娘硬让带进城里来的。老人有老人的信条和理由，她说：“城里的家也是家，虽不方便养猪养狗，就送你们一只公鸡养着吧。公鸡属阳性，早中晚又会打鸣，这才显得人气旺哩。”

我们只得谨遵母命，将公鸡带进城来，用一根绳子拴着，圈养在我家阳台上。我家住存七楼，是这栋楼的最顶层。这可乐坏我儿子和女儿了，他俩无论上学前，还是放学后，都总是争抢着给公鸡喂食、喂水，逗公鸡取乐。但是每每好心没

有好报，公鸡对他俩总是不理不睬，一副盛气凌人的高傲模样，甚至把食盆也蹬到一边去。如此三五日下来，儿子和女儿就嚷着要杀掉它，说正好在期末考试时补脑子呢。我妻子倒是急了，“去！去去去！”她推开孩子，还骂他俩什么事也不懂，只知道嘴馋。

我也真没弄懂她是表示对母亲的孝顺呢，还是见我对这只公鸡颇有好感而爱屋及乌，反正这只从乡下来的公鸡算是逃过了一劫。现在想起，我确实是对那只公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有闲暇就去观察它。

我原以为，这家伙刚从田园的乡下来，面对着一栋比一栋高的钢筋水泥混凝土楼房，耳闻着日夜喧嚣的噪音，目睹着通宵闪烁的白炽灯光，会觉得陌生，觉得胆怯，觉得孤独甚至自卑，没想到它有的只是对这个全新世界充满好奇而且兴奋不已，总想挣脱脚上的绳子，跃跃欲试地想要飞到更高更远的楼房上去。我真怀疑它是不是想要看看这个城市到底有何魔力，也不解它为什么心甘情愿离开生它养它的故土，

而快乐地来这里栖居，还或许，它自己也觉得这个没有白天、没有夜晚的城市太具挑战性，于是想挣脱脚上的绳子彻底地融入这个全新的世界？

这么想着，我独自笑了。那笑容，当然是很灿烂。

这真是个不知天高不知地厚的家伙。早中晚的三个时间段，它照例“扑——扑——”地扇动双翅，如入无人之境般“喔——喔——”地一顿铿锵长鸣……家里的人气倒也真是旺了起来，常有邻居家的老人和孩子川流不息地来我家里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们不但没有嫌弃这只乡下来的公鸡给环境带来的吵闹，反而一个个欣赏它的勇气，赞美它的胆魄。

“好家伙比我那蔫儿子强多了。”一位邻居家的老婆婆边夸奖我们的公鸡，边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我儿子明明是凭本事考进城早来的，还总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就低人一等，在单位上看到领导就点头哈腰，在同事面前也唯唯诺诺，连这只鸡都不如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
“你们笑什么笑嘛！”才上小学三年级的胖小子说。

他是家住三楼的那位处长的儿子，没想到这胖小子语出惊人：“我爸爸就是乡下来的，住在五楼的那个叔叔也是乡下来的，他们不也是三十几岁就当处长了！”真是童言无忌，童言悦耳，令我这个同样是乡下来的男人听得浑身舒坦，满腔振奋！

就连对这只公鸡有了偏见的我儿子和女儿，也拍手称快地欢呼雀跃：“乡下人又怎样？乡下人又怎样？我们都是乡下人哩！”

顿时，阳台上一片沉寂。大家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大概都在叩心自问：我们原本不都是些乡下人么？

就连现在已跻身全国最具魅力城市的深圳，宜居之城的珠海，二三十年前还是个渔村呢？

其实，以上争执或许与我们家的公鸡有关，又或许毫无关系。只是老婆婆借题发挥，把自己乡下的儿子硬扯到了我们家的公鸡身上去，才引出了这许多的感慨来。但是，这只公鸡才不理睬这些，照例“扑——扑——”扇动双翅，照例如入无人之境般“喔——

喔——”地一顿铿锵长鸣……哦，这是青春的舞蹈，是激情的呼喊，是公鸡生命本能的最佳发挥。

说来也真是遗憾。又过了一些日子后，我和妻子都认为公鸡该基本适应在阳台上生活了，就把拴在它腿上的绳子解开了。这家伙还真一点不安分，纵身一跃，便跳到了阳台的晾衣杆上，还伸着脖子满世界打量。我们只好悄悄地退到房间，留心观察着它的动静。谁知它又潇洒地扇了扇翅膀，几声尽兴的长鸣，居然唤来了正在对面楼顶盘旋的一群鸽子。它且极尽地主之谊，引领鸽子们共啄盘中餐呢！

也许，禽类们是有着相通语言的，我也不知道鸽子们与我们家的那只公鸡“咕咕咕”都说了些什么，倏忽，它们全跳到了阳台的护栏上，而且紧接着便是展开翅膀，扑扑飞向了对面高楼的屋脊……

从此，我们家的那只公鸡，再也没有回来了。

只留下了它曾经喊出过的铿锵之音，如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寓言，在我的心中萦绕。久久，久久。

锺馗与酆县

■ 刘克定（广东）

烟霞散人的《锺馗斩鬼传》，是写鬼的，鬼中还有打鬼杀鬼的“英雄”，这“英雄”便是锺馗。

关于锺馗，可谓传说纷纭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唐明皇病中梦见一大鬼捉住一小鬼，扼目而啖之，自称是不第的武举锺馗，誓除天下妖孽。唐明皇醒后，病也好了。于是召见吴道子，授意作锺馗像：赤足袒臂，目睹蝙蝠，手持宝剑，捉一小鬼，以此批告天下，共庆太平。

两说身世一样，进京赶考，成绩优秀，但面相丑陋，不被录用，锺馗一气之下，以头触柱而死。到地府被阎王爷封为驱魔之神。当然也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。中国的民间传说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版本很多而情节大致相同。而锺馗的形象主要表现形式是绘画，从吴道子作画，张贴千家万户，通俗易懂，锺馗的形象便广为人知。

锺馗的形象，主要是水墨画，也有瓷画、木刻（拓片）、石雕、泥塑、陶塑、剪纸……有锺馗出游、锺馗嫁妹、锺馗骑鬼、寒林锺馗、锺馗杀鬼、锺馗读书、锺馗搔背……不管姿势服饰、故事情节怎么变化，其相貌的丑陋，疾恶如仇的心理，几乎是一致的。虬髯惊目，佩剑执笏，袒胸露臂，威风凛凛，鬼见胆寒。而不第的身世，令他疾恶如仇，使这个驱鬼大神形象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

据传，钟馗将阴府受封炎陵县府知事一事，托梦告诉了炎陵的一位生前好友。为了怀念这位清官，县里百姓为他在大裂谷山腰建了一座庙，名为宁国五子庙，该庙很小，位于大裂谷山腰。还请画匠画了钟馗的文武两种画像，用石板镌刻拓印，邑人争相购买。据说，在钟馗画像上方，加盖“酆县知事衙门”的四方大印，驱邪效果更佳。

酆县历史悠久，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），刘邦置酆县，县治设楚国庞县故地，借助庞县昔日的灵气，从“人杰地灵”中取一个与“灵”字谐音的县名，加上所选的地方通过画师画下来正好像一个篆体“酆”字，于是将县名定为酆县。三国吴太平三年（258），会稽王孙亮在长沙郡东部为湘东郡，西部为衡阳郡。湘东郡治地在衡阳酆湖町，郡治设在酆县县城。酆县，既是县治之所，又为郡地之都，郡、县治所同城。锺馗的传说，在酆县古城流传是很自然的，故事也很多。

在文艺作品中，貌丑而善良的形象所产生的艺术力量，是很有征服力的。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夸西莫多，相貌其丑无比，而内心的善良之光，却照亮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灵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去湖南酆县公干，留意寻访锺馗在酆县县府当县太爷的遗迹，竟在县文物所见到传说的刻有锺馗画像的石碑，阴阳两面形象不同，

阳面为文像，阴面是武像：阳指锺馗活着的时候是个秀才，阴为锺馗死后成了驱魔大将军。阳面为阳刻，阴面为阴刻，大抵为了拓片也有阴阳效果。遗憾的是，阳面在“文革”中被一农民用锄头挖坏，文像已无法得见。阴面的武像却保存尚好，魁梧无比，骑一怪兽，像是麒麟，手持宝剑，双目如炬，呼之欲出。石碑年代久远，曾被用来铺路，被当地村民发现，才由县文物所收藏起来。碑的上方正中留有一方空白，据说古代凡在酆县当过县令的官员，退休时总要拓一张锺馗画像，铃上酆县县府的大印，揣在身边，以明驱鬼之志。这个习俗一直到民国初期还在沿袭，很可能与锺馗在酆县做过县令有关，石碑上方中央的空白，大抵给铃县府大印预留的吧。

我当时请文物所的负责人拓一张锺馗的武像给我带回家保存，以便进一步找到更多的锺馗与酆县故事的来龙去脉。

我把在酆县文物所的这个发现，写文章刊在1986年2月23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后，不久就收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周定一先生赐函，予以鼓励，我很感动。周定一先生是大学者，语言学家，也是我的湖南同乡，对锺馗石刻在湖南酆县发现，很感兴趣，并就锺馗故事与我探讨。现将周定一先生两件来函附后，以飨读者——

克定同志：读到您本月廿

三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《说锺馗》一文，借古喻今，一醒耳目，诚为小品佳作，甚为敬佩。其中说到，传说锺馗在湖南酆县当过县知事，所以“古代凡在酆县当过县令的官员，退休时总要拓一张锺馗的画像，盖上酆县县府的大印，揣在身边，以明驱鬼之志。”大作提到，这段话是最近从一个资料上读到的。看到这些地方，我更感兴趣，我想知道您见到的与酆县有关的各种资料的来源，能否麻烦您就便指示目录，以求一读。我为什么有此请求呢？因为我就是酆县人。……据我的回忆，酆县甚至把锺馗看成本地的人。所以有此传说，是因为酆县确有一面锺馗的石刻，相传吴道子所画，嵌在县衙门的墙上，民国十余年尚在。以后我离开家乡，当地也历经变乱，现在是否仍在就不得而知了。这块石刻的拓片，解放前我在湖南某县（不是酆县）看到过，锺馗怒目虬髯，身穿大袍，足登长靴，手执宝剑，仰视蝙蝠，姿态甚为生动。而上端正中是一个朱红篆文的酆县县府大印。据说没有盖上这颗大印拓片就不能起到辟邪驱鬼的作用。所以，出售盖有县府大印的锺馗像拓片，也是那时县衙门的一笔小小收入，只要出点钱就可得，不一定非在酆县当过县令的人。

又及：

克定同志：刚才收到七月二日的信，并照片三张，真是不胜感激。

从您这次寄来的三张照片上，使我看到离别三十多年（我是1950年回到过酆县，至今尚未再去过）的面貌。那个现藏锺馗石刻的“泮泉书院”旧址，看来还是保存了原貌。这些地方我很熟悉。这几年不时有家乡的人来北京出差或旅游，不少人来过我家里，……他们谁都没谈起过您曾去信文化局打听石刻下落的事，我也忘了问起。只有一次在闲谈中，我说起家乡过去传说“酆县出五子”，我把所谓“五子”背了出来，他们听了很高兴，说“这下子可知道是哪‘五子’了。”其实这是酆县历史上的无稽之谈。不过，不知是什么时代形成的这一说法，县志上是否有明文说到，我没有查过。虽说无稽，却也并非凭空而来，至少“神农天子”和“锺馗才子”这两项就很有关系。承寄来《人民政协报》上的谈锺馗的文章，作者周作君，……周君文的“罗甫”应作“罗卜”，即“目莲救母”的“目莲”，不知为何也与酆县发生关系，也许酆县真有一孝子“罗甫”？

周定一
1986, 7, 4

周定一
1986,2,25